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貳年拾壹月貳拾柒日 (星期壹)

成都新聞

訂報價目 每月一角五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 本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

號 社址 [illegible]街 [illegible]號
印刷 [illegible]印刷局代印

某女士情場失意記

某女士者，最爲學[illegible]鳴鼎大名之要人也，何以知其然也，蓋女士善撥鋼琴，音樂家也，好打網球，體育家也，長于繪畫，美術家也，喜歡談話，交際家也，時還「練閱」，軍事家也，且君女士多方面的天才，而不能蔵爲「要人」者，不知今中國，甚至於全世界，尚有誰敢負一要人一之名義矣，

歸正傳，「名」既正，今言話說男女久分必合，久合必分，是故一見傾心，大加其油，事過境遷，乃視其爲[illegible]，此就一班的戀愛歷程而言也，至某女士之遭遇，則又有異於尋常，出乎意料者，請略紀之，以廣異史，

緣女士身爲要人，自命不凡，雙眼與繁星俱高，身價比千金還重，期[illegible]往來，只是應酬，普通交際，不外敷衍，當是時也，有某職員者，風流自詡，摩登是求，見女士而愛之，攫取機會，相與笑語，欣欣如也，邀看電影，請遊名山，躍躍如也，廣場攜手，雅座密談，融融如也，悅自相愛以來，無時或離也，彌料彼兩人者，一以才貌，一以金錢，其結合殆不成問題，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，

某女士見某職員追求甚力，衷心喜之，然欲試探其愛情之專一與否，故乘時假裝冷淡，斷其來往，[illegible]親門義兩方面，即僞稱本理，暗中則觀察行動，冷看伊是否戀我而消極，垂頭喪氣，至地謝罪，自當言歸於好，加倍撫慰，獻身於彼，斯不惜也，而某職員者，見女士無端疏遠，驟然冷淡，想必事對不起她，而結果如斯，乃謀報復之策，另找摩登之女，費時兩星期，頗有[illegible]到手，最是一開特別之錄一月之努力，便爾快事，破向來之紀錄一，而某女士苦矣，

女十悲哉，消極，流淚之餘，閉入日[illegible]「容我只相戲，他卻貪心，」言下似有無限哀怨者，是爲記，

小舞台

刀筆誤

第五段 送還

(盜介)這前後左右的山戀我眼得清楚，往日那房子，就正在這個地方，爲何今日連一點影兒也沒了，這才奇怪，還才奇怪，(老且一面溜介)相公你真是少見多怪，(生見老且驚介)這房子都不見了，還怪嗎，(老且笑指介)相公你不在房子裡住着，又在何處，(生見房子更驚介)更怪更怪爲甚麼你剛才說這一句，這房子就忽地閃出來了，并且還運我裝在裏面，怪極了，怪極了，(且帶笑介)張郎，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還就算怪嗎，(生指且急介)你出來得正好，我正要問你，你究竟是人是鬼，做出這些障眼法兒，弄得我七顛八倒的(且笑介)張郎不要疑惑，聽山妻道來，(生旦同坐旦唱)張郎何須發疑猜，聽山妻剖衷懷，妾雖非人胎，已超仙界，(生介)你不是人，又是[illegible]介)怎的不是(旦介)不是得，(唱)郎君我仙家妙用巧安排(生介)哦，是了，原來那房院，是你佈的幻景，這老媽也[illegible]門外，(介)張郎你以爲這房院在山頭，是實有其事，這梅媼立門外得了道，莫非是個狐仙，(旦介)正是，(生介)你爲何要下配我們凡夫，(旦唱)多只爲展使，精于下風流債，預備你避禍離家，要到此來，房屋設在山之隈，梅媼是命他來接引我的，你裝得好生像，但你既會以幾，你就對我說明，(旦介)待我對你說明，(旦唱)我偕你是狐鬼待，把恩愛兩分開，(人未完

瀛海異聞

英人倫[illegible]，是一個專營販猪的商人，近在細旬販賣猪行在一百多隻的猪羣中，忽發現一隻生着雙鼻的奇猪，海氏大喜，認爲奇貨可居，後乃贈給他的好友曼西耳作爲紀念品了。

成都俗語考

社會 史 回山 (十八)死夜壺 老成都

天氣漸漸的冷了起來，到了冬天裏，我們晚上睡在熱烘烘的被窩之中，十有九是不想起牀的，話雖如是，有時候，可又非你起牀不行，許多的人，晚上每嫌比利時告急，出陸天井裡去排泄，外面風大，提防傷後感，動身到毛廁裡去，又不耐長跋涉，沒奈何，就在牀鋪下預備一把便壺，

便壺，一作夜壺，或者小便壺，夜考，晚壺，因爲他用於晚上，得名，有時候，一作溺壺，這，見清爽錄，因爲他於小便，因爲[illegible]，物質文明，所以，從前的夜壺，用瓦做，現在呢，據說有洋瓷的，有時候，不必用瓦夜壺，只要[illegible]壺，是一樣落伍的什物，是一樣骯濁的什物，然則[illegible]自准此以說，瓦夜壺並可以代拆代行，又有什麼可說呢，[illegible]說，是不然，昨天，會到了一個穿西裝的朋友，他帶了一個女人，承他的盛意，介紹給我，他對我道，「這是我的瓦夜壺」(未完)

不堪庶母虐待 青年出亡自盡 (續)

絕命書三封措辭悲慘堪憐

井且講理的，將那施氏的主張多打倒了，還有我父親死後招商局所給撫卹，盡入施氏腰包，(因我父生前任招商局北棧帳房)，仗權買辦還筆撫卹，還要在我兒面前說我父再欲取多少，能要多少，聽必[illegible]，她使我[illegible]，就是她用了種種[illegible]鬼計同使得我讀完四脚社會，說她還害到我哥哥呢，我想到我父親和我兄弟二人，還有一個姊姊已經嫁了，他現是南市新新女子小學校長，一我哥哥他現在南京，業餘後還在中央大學念書，他的前途是光明的，所以我現在死了，省得被他，那施氏用了鬼計害到我哥哥的光明，還了這幾封信煩勞你們看信上地方送去，請你給我家裏說，叫他不要撈屍身，我願意同魚蝦交朋友，來往自由的快樂，祝你快樂，名譽全廢，前途黑暗，你全我兄之，從日光明，此二句爲我要死之言，死人象繼昌筆

●……●致庶母函……●

施氏，[illegible]補父親的面上，你不能難爲吾的，況且我父親沒有錯你，吾是個剛出校門的學子，就是吾做錯，亦是環境所致的，你不能夠用你的鬼計，使得吾前途怎樣的黑暗呢，你是吾父親的妻，亦是吾的母，就是吾有點錯，你不能夠害人前途呀，我給你說，哥哥是哥哥，吾是吾，吾的事不關哥哥的呵，我在廡下，看你的[illegible]你的利害，繼昌，煩送小北門口大方弄普文里一號

●……●致胞姊函……●

繼貞姊，你可不認傷呢，做弟弟實在沒法子，所以[illegible]自從父親死後，萬事皆由姐姐出面說話，以至吾做弟弟們一點沒有受苦，真是幸福，現在我告別了，不能再活在世界上，因爲吾名譽多給施氏腐敗了，但是弟弟做的事，是在環境造成的，所以不可怪吾，並且我是一個初出學校，並無經驗的，現在告別了，不能再見了，請你們不欲悲傷，母親請你好好照顧，則所臨死希望的，祝你前途無礙，一[illegible]

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

[illegible]

冷手不冷

[illegible]

各種公文表冊 [illegible]成 工作精美

[illegible]

本 [illegible]出洋 良 [illegible]學 和上 [illegible]

[illegible] 醫學博士 [illegible]

韻聽評話 應夜主講 風雨不改 ……精粹…… 許話 楊(玉) 嘯(獅) 天(帶) 清客 ……交通路平安茶樓啓

曾鑄成 崇 貽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 第二十四號

小舞台 刀筆誤 唯一舞台特別戲園 票價每位二百

新國劇院戲目 十二月廿七日午場 金玉奇緣 十二月廿七日夜場 親娘殺子

妙家毛根

智育影院 蝶戀花 國片 特映

光明影院 埃田樂園

成都新聞

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

玉獅帶

第二十二回 鮑查龍不願爲龍頭 黎彥虎俱然添虎翼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且說撲地虎張翹，本是鎮江金潭人氏，從前在山東節度使衙門當差。自徐公進京後，他奉命送玉獅帶回江南，就家居未出。嗣後遇着荒年天，已無做棄販布，來往大江南北，生意很是發達。張翹正感無事，便同人合夥經營，在金潭地方，開了一間布鋪。前因聽見欽差到鎮江，捉拿徐公家眷，二人正欲前往探視，忽聞徐韋已逃，徐母又被顧蕃保護出城去了。兩人正私心慶幸，忽又探得徐韋在儀徵縣被捕，形將正法。二人更義不容辭，想起當初徐公對伊代深恩，豈可坐視不救。便邀約一般舊識英雄，共計二十餘人，星夜趕赴儀徵。正遇着蕭方顧子章，也在城內，相見大喜。原來他兩人，行至中途，雖見徐韋，說明此事，蕭方力任救護徐韋之責，就叫徐韋，保着夫人先行。衆英雄探聽清楚，明日黎明，在衙門口行刑。蕭方顧子章，當即吩咐衆人，就在附近投宿。聽得五更才過，縣衙門就在傳人站室。衆英雄一聽，齊向縣衙。如來鄭凱的意思，不等天明，將人殺却，以免洩破秘密。預派心腹家人，暗將徐韋提出，卸去鐐肘，引進二堂，就將鄭鼎綁翻。鄭鼎不知何故，又不能言，又不能行。家人將他綁好，提了出來。剛至門口，衆英雄站在衙前，準備厮殺劫人。誰知只有幾個家人，將人犯擁了出來，劊子手正要行刑。衆英雄一擁而上，搶刀上前。蕭方早已搶着，揹在背上就跑。一些家人，嚇得屁滾尿流，回身奔入衙門。衆英雄也自各尋去路。這時蕭方揹了徐韋，飛動飛腿，跑下城垣，向前跑去。約有十餘里，天已大明，才敢住脚步，將人放下。不妨那人站立不穩，一交跌在地上。蕭方好生詫異，仔細一看，四肢柔軟，宛如爛泥，便一把手提了起來，問道，你是何人，徐韋公子，現在那裡，快些說出，不然一刀兩斷。那人只兩眼睜着，咿咿唔唔，說不出話來。蕭方看見這種神情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便道，去你娘的罷，一脚將他踢開。那人好似肉蛋一般，滾下山崖去了。蕭方急忙回身進城，不到幾里，正見顧子章等，如飛趕來。顧子章見他獨自行來，急問徐韋下落。蕭方頓足道，眞乃怪事，便將經過說了一番。顧子章聽罷，半晌道，這事定有蹊蹺，我想縣官，對於徐韋，必有救護之意，我等且進城中，見了縣官，自然明白。顧子章道，縣官既是美意，現在用不着刼殺了，便將所約之人，一概辭却。四人趕進城內，在衙前探望一番，毫無動靜。又不便投刺謁見，倘若走漏風聲，誤會獅子山強盜來了，反惹得滿城風雨，使縣官難乎爲情。四人便轉到酒樓，計議妥當，輪流把盞，開懷痛飲。再說鄭凱，換了徐韋，總覺兒子離開，呆呆地，究是鄭氏血脈，心中十分傷感。忽聽殺人劫去，又驚又喜，喜的是兒子被人救了，憂的是惟恐洩露機密，將來性命，都有妨害。正在嗟嘆，忽見徐韋走了過來，恭身下拜道，老伯捨了世兄，換救侄兒，此恩此德，萬死難報，徐氏血食不斷。不但家母感恩，就是亡父在九泉，也沾感無涯矣。請老伯不必傷悲，以後侄兒侍奉晨昏，敢不曲盡人子之責，如有二意，當受雷殛。鄭凱聞言大喜，便問他有親不曾。徐韋道，先父在日，曾訂林傑之女，現退歸林下，任兒家遭大變，即是奉母命到河南去投他，不料爲惡奴所陷害，幸蒙伯父鴻恩，拯救孤兒。說罷叩頭流淚。鄭凱急忙扶起，見他站在側邊，品貌超羣，如玉樹臨風一般，愈看愈愛。當即命人，與他更衣，設宴花廳，對坐飲酒。徐韋不勝咽哽，勉强陪坐。席間談論詩書，徐韋應對如流。鄭凱心花大放，便道，老夫平生，一子一女，女名鳳娥，年已及笄，聰慧能文，貌頗不惡，欲與公子，附爲婚姻，不知意下如何。徐韋一聽，急離席說道，伯父之命，姪兒敢不遵從。但是家運坎坷，母子流離，且熱孝在身，又有林女在聘，姪兒怎敢忽居世妹，尚望伯父原諒。鄭凱一聽此言，更是欽佩，便道，這也無妨，此時暫行聘定，且俟孝滿，再爲合卺，吾女爲次，決無異言。吾意已決，公子勿辭。說着，即請夫人出堂，徐韋無法，當即行過子婿之禮。夫人一見，也滿心歡喜。鄭凱道，現在風聲緊急，此地亦不可久留，賢婿到開封去，很爲安穩。愚岳有一標手，名叫田奇，綽號滾彈手，他的彈子，使得來神出鬼沒，很有本領。我叫他護送你到開封去，不久我也要告病終養，回山東原籍去了。

未完

一個電影女演員淪落史

舍巳臬臺，乃知命懐金赴廈，按址尋芳，果得女蹤，乃先與鴇商價，定情之夕，新相好原是舊相識，是喜是悲，以五百大洋爲梳櫳代價，個中人方能領略也。後人於樂中流連數夕，與女商定計劃，初擬相偕而逃，惟鴇監視極嚴，且此種娼寮，爲某國籍民所設，於地方上具有莫大潛勢力，事實上女之自由，已受完全束縛，再高飛遠走，談何容易。後人洞悉個中情況，知偕亡之計，不能實現，乃作第二步計劃，祗有與鴇商，擬爲女脫籍，而鴇亦稍知女之身世，故昂其値，索身價大洋七千元，後人無奈，就安慰女若其忍耐，旋即返港，告知女母，女母以此七千元之鉅，非易籌措，又不敢告知女父，恨愛女情殷，擬將自己之私蓄及金飾變售，籌集此款，有勸之者謂此數千元，與其塡鴇欲壑，無寧將其借人說法營救拯女，現女母與後人決擬覓人爲之籌劃，宋悉此顆掌珠，何日方還合浦，世之女子慕虛榮者，可以鑑矣。（無她址作却酬論）完

小小考證（十七）

吸鴉片烟的發明者

是瓊州一個尼姑

我嘗想，人在吸鴉片烟的時候，很有一點藝術意味，而這位吸鴉片烟的發明者，很可以稱作藝術家。你看，由烟土熬成烟膠，繼之以燒，繼之以搓，然後才成泡，烟盤烟槍，無一不巧妙入微，非藝術家，又曷克臻此，日昨偶閱瀛海秀異錄，覺載着這位藝術家之記述，爰誌之於此，俾爲吾話讀。烟土之熬成煙膏，始自印度，名曰紫膠，[illegible]之製典不忘其祖云。紫膏，所以治痰咳痛楚病也，及至現今，愚頭痛病的人，用烟膠貼太陽筋，便是印度的祖傳老法，到了清乾隆時，廣東瓊州，有一位大家閨秀，既嫁而喪其夫，翁姑說她八字壽，加以冷眼，你看她是怎麼傷心，於是她只得出家了，長齋繡佛，青磬紅魚，在這種寂寞生涯中，她覺染了半身不遂之症，時有賈自印度返，饋以紫膏膠一盅，尼於某曉曰無聊賴時，以鐵針醮膠就燈燒之，烹烟上騰，異香撲鼻，她這時覺得一陣[illegible]，（假如以竹管燒吸，不會更香嗎，）於是取竹簫一支，以棉絮塞塞其孔，不令洩氣，又以插香小孔就側而鑽一小孔，瓶口門着竹簫一端，於是嬌聲滴滴成了，這才就燈一吸，氣味如蘭，——鴉片之所以成爲吸的東西，就是這樣來的，鴉本們，不是有人笑你們鳩形鵠面嗎，可是你們的老祖師還是一位大家閨秀，傾國紅顏呢，這不是値得你們誇耀的嗎，哈哈，

未完

劍俠武術長篇小說

飛俠十三妹

一六七 賈英

像流星般的射上去，那木簰引本易引火，一霎時間，幾十座木簰，便一齊燒將起來，吶喊之聲，驚動天地，賊匪被大霧漫，不住知所措，逃不能引水救火，只在木簰上亂竄，官軍又把乾柴擲上去，火勢愈盛，衆賊無路可走，只在大霧中喊苦，有的葬身火窟，有的跳入江中，約有一個時辰，大霧漸散，火起燒煙，幾十座木簰，燒得一塵不留，燒成灰燼，燒死的賊匪，足足在五六千左右，其餘都死在長江裏，李鵠八便下令收隊，這一場火戰，雖比不上周郎赤壁，那賊却已心膽俱裂，連夜把剩下的幾百號師船，退往下流，李鵠八回到水寨中，素貞已到，便向素貞拜謝道，承君妹之力，不及此，素貞道，這是諸將士的用命，阿兄的洪福，

空中擲下一屑大霧來，彷彿和棉絮一般，對面不見人影，戰鼓響，兩旁蘆葦叢中，擁出無數號戰船，前後左右，一齊圍住，火箭火筒火瓶大槍等物，[illegible]